

青春必读书

SHARON
WORKS

饶雪漫 作品

微雪

Light Snow

随书
附赠

中国大陆地区
唯一作者正式授权
讲述《沙漏》之后的故事

剧情卡片

像米砂姑娘一样勇敢。

无可取代的青春文学必读佳作
万千读者珍藏的成长记忆

译林出版社

2013544

微雪

Light Snow

SHARON
WORKS
饶雪漫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雪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47-2963-5

I. ①微…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891号

书 名 微 雪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果子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963-5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7
第一章
重逢

25
第二章
左左

49
第三章
意外

67
第四章
消失

目录
Contents

82

第五章

谎言

96

第六章

纠结

120

第七章

真相

139

后记

像米砂姑娘一样活着

2013544

微雪

Light Snow

SHARON
WORKS
饶雪漫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微雪 / 饶雪漫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47-2963-5

I. ①微… II. ①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891号

书 名	微 雪
作 者	饶雪漫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果子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9
字 数	10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963-5
定 价	2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7
第一章
重逢

25
第二章
左左

49
第三章
意外

67
第四章
消失

目录
Contents

82

第五章

谎言

96

第六章

纠结

120

第七章

真相

139

后记

像米砂姑娘一样活着

我们的爱

也许只是一场细微的雪

落进地面转眼就消失不见

——摘自米砂的博客《我在等着天亮起来》

第一章 | 重逢

冬天最后一场雪降临的夜晚，是我高三下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我在凌晨就听到雪瓣跌落地面的声音，拉开窗户，果然看到一片荧光的白。

起身下楼，发现米砾竟比我早起，正在收拾他的东西，他没有让李姨帮忙，看上去很有条理的样子。他终于脱下了他的那些奇装异服，把稍显小的校服别扭地套在身上。

那是天中的校服，我也有过两套，只是，我再也没有穿它的机会了。穿上校服的米砾看上去挺高兴，他在客厅中央的白色地板上滑行，又立住，展示了他连续的绚丽转圈，手托额头，居然背诵了一句校训：“天一中，展风流。发展中显个性，团结中争创新。”

李姨正在拖地，只顾看他表演，差点自己踩到拖把摔倒。我也跟着没

好气地笑了。米诺凡在楼梯上大声地喊我们快点把东西准备好，米砾趁他没注意朝楼上翻白眼，然后溜到我面前悄悄对我说：“米二，我有个天大的秘密，你想不想知道？”

米砾是个没什么秘密的人，所以他所谓的天大的秘密实在是引起了我的丁点儿八卦之心，于是我很配合地看着他，等他公布答案。他朝楼上看了看，又朝往厨房走去的李姨的背影看了看，这才凑到我耳边小声地说：“昨晚我偷听到米老爷打电话，好像是说高考太苦了，要把我们弄出国。”

什么???!!!!

“说说而已。”米砾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笑嘻嘻地搓着手，没出息到了极点。

“抓紧点，送你们报完到，我还有重要的事。”米诺凡一面说一面拎着一一条金光闪闪的领带从楼上走下来。

他走到我面前，捏着手中那条扎眼得有些过分的领带，对我说：“这是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送的。今天要和他见面，不扎这条不行。我只会一个打法，你上次替我打的那个叫什么结来着？你再替我打一遍吧。”

“温莎结。”我纠正他。他昂着脖子，把自己的衣领竖起来，等我替他把领带围上去。

我记得那打法，且永远不会忘记。

手里动作不过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打好了。

我仍然记得，上一次替他打领带，是我十三岁那一年。因为前一天家

里的领带都送到店里去做护理，家里只剩一条宽领带和一条平时上班用的领带。他又临时决定去参加一个酒会，急得直冒火，打电话逼他的秘书十分钟之内出现在他面前并替他打好领带。

是我自告奋勇地解决了所有问题。

只是他不知道，这种打法，是么么教我的。在我五岁还是六岁那一年，我们一个下午坐在一起，玩打领带的游戏。

她竟然教给我六种打法，我到现在都全部记得。

或许我遗传了他的偏执，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总有一些事，是米诺凡所不必知道也不能理解的。

无论如何，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善，除却一桩问题——他发誓永远不和我达成一致，那就是关于我的感情。这是一个让米诺凡永远头疼永远想不明白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从拉拉到瘸子，米砂你是不是故意要让我这个当爸爸的疯掉才罢休？

天地良心，我怎么可能谈得上“故意”。

这一天，米诺凡是先送我，再送的米砾，他的宝马730开到天中还有人多看一眼，开到我们这所谓的“贵族学校”就属于正常级别。车子在校门口停下来，他们一人替我拖一个箱子，非要送我到宿舍。老师男系着一条洋气十足的领带，小帅男穿着闪亮的天中校服，自然一路吸引无数的目光。

米砾犯骚，故意过来搂住我的肩，一步三晃。我脸红脖子粗地推开他，他哈哈大笑说：“好心没好报，我这样做是要让老爹放心，告知天下咱米二

早名花有主，让这所学校里的男生从心碎到心死，你也就安全了。”

“万事靠自觉。”米诺凡说完，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我不夸张，那一眼真是意味深长，好像抓住我什么犯罪证据一般让我气短。

“老爹。”我心里不爽，于是恶作剧地爆料，“米砾在谈恋爱。”

“你胡说！”米砾扯着嗓子吼。

“他爱上洋妞，不信你查话单，越洋电话可不是一般的贵。”

“胡说，我都打网络电话！很便宜的。”米砾喊完才发现上了我的当，拖着箱子追着我打。我转身，看到米诺凡竟然在笑。

儿子恋爱，他笑成这样。我恋爱，他就伤神伤肝，这算哪门子事？

真不公平！

“米二，我要跟你比赛！”米砾走的时候，忽然回身，头从我宿舍大门口歪过来，朝我眨了眨眼。

“什么？”我没听明白，追到门口。

他没有解释，而是飞身跑掉，甚至一个箭步冲到了米诺凡前面，只不过很快刹住脚步，又回过头来。我们的眼神有刹那交会，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在我和他之间，本应该常常要有却总是没有的，应该属于双胞胎的奇怪体验。

此米砾已经完全非彼米砾，他是要好好干一场了，我明白。

我还是替米诺凡感到高兴的。一儿一女，有一个争气的就好。这么一来，我又被自己自暴自弃的想法给吓了一大跳，我怎么会这样，绝对不可

以这样！

米砂没有认过输的，不是吗？

我环顾四周，这里的一切都和天中有相当大的不同。宿舍很大，而且一间只住两个人，同屋的女生没来，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然后，我决定去做一件事。

一件我想了很久要做，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做的事——去见他。

我要救自己于恍惚之中，这是必须的。

米诺凡，请你一定要原谅我。

半年了，我仍然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在明亮的麦当劳落地窗前，他仍然给我点果汁，他自己喝可乐。我不做声地吸光了一整杯果汁，才犹豫地对他说：“我已经答应了爸爸，高考前，都不和你联系。”

“好。”他仍然穿白色的T恤，答应得那么干脆。那一刻，我不是没有感动的。我原以为他至少会询问原因，而我就可以把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和盘托出。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甚至写好了这样勇敢又有些不知廉耻的诗句，准备趁他不注意，偷偷塞进他的口袋。可他居然如此信任我，连原因都不问。所以，我又有些要了命的遗憾。噢，真是患得患失。

因为腿伤的原因，他并没有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他在本地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他读的专业，是听上去很神气的工商管理。但是谁都知道，在

那样一所什么都不是的大学，学习这个华而不实的专业，对他的将来意味着什么。

不过，他似乎并不怎么遗憾。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那时未读高三的我，居然就天真地相信了他的话。

可是，待我读到高三，才得知，他读的专业，按理说无法接纳肢体残疾的学生。可见他能进这个专业并不容易。

天中的论坛里，有许多无聊又花痴的女生，把他叫做“拜伦王子”。她们在第一时间报道他的行踪，分析他的生活，甚至仍然关心他的情感现状。

不过更花痴的是我，我特地去学校图书馆借阅《拜伦传》，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去研究这本枯燥的巨著。

十九世纪的诗人拜伦天生残疾，因此变得愤世嫉俗放荡不羁。

多么可笑，他压根不是这种人。我还了书，回到教室，心却飞到外面。我还是关心他的一切，希望天天和他发短信或者打电话，但我真的不联系他，他也就真的不联系我。我有些不爽，一有空小心眼就往上冒。

我希望他思念我，像我思念他。

只是他果真就此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和遐想里，连二十四小时开机的手机，都不曾接到过他一个电话。

我便也赌气地过了这半年。

他居然如此遵守诺言，我却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鞭长莫及。